

毛澤東號

書叢抗文年青

輯一第

行印社版出年青

丁 輕
克 影
辛



書叢文年青

輯一第

CA937/03

號東澤毛

影輕・辛克丁

行印社版出年青

青年文藝叢書

毛澤東號

著者：丁克辛 輕影

編者：青年文藝叢書編委會

出版者：青年出版社

總管理處：北京東單二條三四號

營業處：北京 上海 西安
重慶 廣州 瀋陽
漢口 太原 濟南



1950年12月出版 1—15,000(京)基價4.50



(德樹郭：左上 永 李：右上)員務乘車機上號東澤毛

一「毛澤東號」的來歷

一九四六年春天，哈爾濱解放了。

當時火車頭非常缺。有人說：

「肇東車站拋棄着一台三〇四破爛機車，把它拉回來修理吧！——說幹就幹，機務段工人把它拉回來了。

工人們把過去收藏的零件和工具都獻了出來。

天下是咱們的了，幹吧！加油吧！起早摸黑，加班加點。

了不起，僅僅二十七天，就搶修成功了。

噴漆、刮花、電鍍、鑄字；還缺少一些什麼吧？對了，該掛上毛主席的像。

這一來好看多啦。——機車精緻地裝飾起來了。

還不滿足，還缺少一些什麼呢？

忠誠又聰明的人說了：「叫上領袖的名子吧！」

他算猜透人們的心了；人們都高興啦，笑啦。我們尊敬人民領袖，我們愛戴人民領袖，沒有比這再好的了；就把機車起名「毛澤東號」。

二 老英雄李永

找誰來當這「毛澤東號」的司機長呢？領導上很費考慮。

結果，選中了老英雄李永。

提起李永，可就話長啦。

他是東北吉林省永吉縣人，唸過三年私塾，種過三年糧子地，給地主扛過長活。

還不活家，十七歲上到哈爾濱鐵路上當小工。

一直是小工，二十七歲上才當學習司機。

那時候學手藝可真難，又花不起運動費，三十七歲才熬成了司機。

僞滿時期他跑車。機務段的頭子都是日本人，一句話不對就挨嘴巴，一件事不順眼就吃

耳光子。

你想講理嗎？大皮靴、槍托、刺刀就是「理！」

把眼淚嚥到肚裏去，把話斃在心裏——幹活，開車。

他整整幹了三十年。三十年的日子真不容易過呀！

霹靂一聲：「救命人來啦！解放啦！」

解放軍（註一）服裝破舊，李永開始有點瞧不起。

他想：油脂麻花（註二）的，那像個隊伍？

說也奇怪，這些兵倒真是仁義：不抓車，不打人，公買公賣，和和氣氣。

李永漸漸明白了：「過去那些年我是機車的奴隸；只有共產黨來了，我才替自己開車。」

有一次夜裏，沒有月亮也沒有燈光，人也極疲乏。他送客車到三棵樹入了庫，單機回哈爾濱，經過濱江車站。「嘿，那是什麼？」前面黑糊糊一大片，壓着道岔子。「不好！」他捉摸，立刻攔了開。下車一看，原來一台機車過了停車擋（註三），只差兩米沒撞上去。

再說一次吧：王兆屯到哈爾濱，是彎道，下坡，又有十字岔。道邊土崖很高，看不見前面的拐角。車到十字岔附近了，他留神聽着，傾聽着。他聽見一種「轟轟」的聲音。他斷定對面有機車過來了，立刻拉響危險笛，同時讓車徐行。果然對面那台機車也拉響危險笛，雙方都停下了。要不，就是一場可怕的正面衝突！

一九四六年年底的羣英大會上，人們看的準，李永當選了勞動英雄。

註一：當時在東北叫民主聯軍。

註二：不乾淨的意思。

註三：就是「警衛標」。停車不能過這個標，否則就容易和別的車發生衝撞。

三 上車以前

機務段的軍事代表宋同志找李永談，要他到「毛澤東號」去。

李永不敢馬上答應，說：

「這台車不簡單，又叫着領袖的名子，又是包乘負責制，萬一出了事故，我可担不起啊！」

「誰都知道你，從來不出事故。」

「再說，我是外來的，當司機長怕他們不服。」

宋代表又向他解釋：只要遇事多和大家商量，團結大家，讓大家出主意想辦法，事情就好

辦，大家也不會不服。

「我當司機，司機長找別人好。」

宋代表又給他講了不少道理：蔣匪幫瘋狂進攻，軍事運輸任務非常緊急。現在工人做了國家的主人，應該克服一切困難來工作。末了說：

「這一切，爲的是不讓反動派再來壓迫奴役我們，過那牛馬不如的生活。」

李永一想起過去幾十年的辛酸日子，面色變了，說道：

「宋代表，這麼說，我服從分配。……」他似乎還有話要說，可是哽住了。

一九四七年六月九號，李永到了「毛澤東號」。

四 初獻身手

可是一上車，李永又担心：

對機車不熟悉！對工友們摸不清脾氣！

可巧，當天晚上就有任務：要開車到一面坡。

大夥兒都說：

「鄭篤恭和張傳忠跟司機長一班吧。」（註一）
老英雄反正跟誰也不熟，就說：

「行！行！」

綠色信號燈（註二）亮了。調車員手中的綠手燈，也一起一落搖晃着，車就要開了。

「哇！」機車叫了一聲。「嘶……」乏氣拉着長聲放出來。

糟糕！忽然水泵（註三）不來水了。

司爐鄭篤恭，舌頭「得兒」響了一下，同時用眼瞟一瞟學習司爐張傳忠。

張傳忠就說：

「老英雄，咱們是包車制，全靠你啦！」

李永的額角上、鼻尖上，立刻冒出一顆顆大汗珠，在爐門映出的火光中發亮。他緊接着說：「夥計們多帮忙！我剛來，一門不摸。別看我年紀大，論技術還差得遠。」說着，就拿起手錘和活螺絲搬子來。

他踏上走板，走到水泵旁邊；這麼一看，那麼一看；又爬上鍋爐，把水管和罐逆止弁（註四）檢查一遍，他揭開罐逆止弁，動動這擰擰那。說也怪，經他三拈搗兩拈搗，可就把水泵修好了，一點也沒有耽誤發車時間。

拍！鄭篤恭照着張傳忠的後腦上「碼」了一傢伙，又瞟了老英雄一眼，說道：

「哎，鬚還是老的辣！」

張傳忠正彎着腰往爐門裏添煤，扭轉身就給了鄭篤恭一拳：

「他媽的老聖人，工作時間少動手動腳！」

「我叫你看看人家真有兩下。」

「人家有兩下，用着你打人？」

老英雄回頭一看，鄭篤恭長着兩條又粗又黑的好眼眉，是個二十出頭的小夥子。「這樣一個青年怎麼就成了老聖人了？」他想。

可是車越跑越快，他也顧不得細想，就把全副精神集中到手把（註五）、汽門和風閘（註六）上面去了。

註一：機車包乘負責制共九個人，分三班，每班三個人。

註二：綠燈開車，紅燈停車。

註三：上水的注水器。

註四：汽鍋爐有汽，用它壓住汽，水才能注入鍋爐。

註五：管機車前後走的。

註六：停車用的。

五 「朱德號」挑戰

「司機長，聽說有人要跟咱們挑戰哪？」司爐胡春東找到李永這麼說。

「誰說的？」

「人們都在說，你還不知道？」

李永不是不知道，他正發愁哩：真的要來了挑戰，怎麼回答人家呀？車上的人都不一條心。

果然有一天，「毛澤東號」入庫乙檢（註一），車上工友正幫助機器房進行檢修。老聾人鄭篤恭急忙忙地跑進車庫來，手裏拿着一封信，大聲喊：

「老商！老商！」

人們聽了這一喊，都停了手裏的活；一見有信，馬上圍上來一團，七嘴八舌地說：

「快看快看！」

「莫非真來啦？」

老商却不帶勁地慢吞吞接過信，看完了把嘴一咧，伸手對老英雄說道：

「給你給你。吃飽了眼的慌，沒事找事哩！」

這老商叫商寶恒。瘦高個子，白淨臉，大分頭。三十多歲，上過高小。「毛澤東號」頂數他文化高。是個老司機，開車漂亮：不管是開是停，叫你在車上一點也覺不出；湯水放在車上，穩穩的晃都不晃。站台上的旅客一行行站了隊，他把車開進來，能叫每輛車的上下口都對準一行行。旅客不用擠不用嚷，從容地上下就是了。

大夥兒着急地嚷道：

「商大車（註二）怎麼回事？你怎麼不說呀？」

老英雄趕緊接過信，看完說道：

「當真來啦，是朱德號給咱們的挑戰書。」又對商寶恒說道：「老商你文化高，先給大夥唸一遍，讓大夥聽聽。」

大家催老商快唸，他還是慢吞吞的。

但到底他把挑戰書唸了一遍：

信是「朱德號」機車的特等英雄郭樹德出名寫的。大概意思是：「朱德號」在東北是第一個實行負責制的，現在「毛澤東號」也實行了，老英雄李永又當了司機長，所以要來個友誼競賽。

競賽條件是：

第一、不光包乘，還要包修包檢，真正做到三包負責制；

第二、省煤省油，不出責任事故；

第三、日車公里逐漸提高。……

註一：機車每跑四、五千公里，需要清洗一次鍋爐，走行部分和汽室汽缸等進行檢修，這叫乙檢。還有甲檢丙檢。乙檢需要兩天時間。

註二：大車是司機的別稱。

六 吵吵嚷嚷應戰

商寶恒剛哈完，一個說：

「賽就賽，誰怕誰？」

另一個說：

「咱們有老英雄哩，保險贏他們的。」

老英雄說：

「那就開個會，大家合計合計，應人家的戰！」

鄭篤恭兩個手指「劈」的一聲，開了腔：

「他幹他的，咱幹咱的，我不找麻煩。」

一個叫孫効伯的司爐馬上反對他道：

「老聖人，你整個滿洲國思想！」

鄭篤恭一聽就火了：

「誰是滿洲國？你別滿嘴噴糞！」

你一言我一語，兩個人吵了起來。

司爐胡春東把他兩個拉開。這青年最討厭頂嘴吵架，他說：

「咱是開會還是吵架？有勁沒處使，卸煤去！」

商寶恒雖說有時也愛罵罵鬧鬧，本心裏並瞧不起這幫子年青人。一見他們吵就拉長臉子噤着嘴說道：

「算毯了，愛應戰不應戰，這會我不開了！」

說着拔腿就走出人圈外。

老英雄急忙搶上一步拉住他：

「商大車，你不能走，你是車上的老大，能不能應戰全靠你啦。」

商寶恒這才停住。李永轉臉又向大家說道：

「咱們有話慢慢說，別鷄毛蒜皮的！」他把眼向大家掃了一圈，繼續說：「我看還是應戰。我幹鐵路三十多年，商大車也是十多年；你們雖說年輕，也都七八年了。人家能實行負責制，咱就不能？」

老商一聽，那股不服人的勁頭就上來了。右手往大腿上一拍，說道：

「沒問題，他能跑一千，我不少跑兩五百！」

這一來，孫効伯、張傳忠、胡春東等都很高興地嚷道：

「擁護擁護，說幹就幹。」

說完，大夥都瞅着鄭篤恭。

鄭篤恭長的機靈，鼻子一吸溜就出鬼招兒，所以大家管他叫「老聖人」。這人愛偷個懶，耍個滑，混一天算一天。他不佩服別人，就服老商有技術，文化高，資格老。主要的，還是因為脾氣有點相同。

他見老商突然帶頭應戰，又見大夥也都跟着幹，就說道：

「誰也是兩個肩膀扛着個腦袋。扯雞巴蛋，幹就幹！」

大夥單等他這句話，他一說出來，人們就立刻推選老商寫好應戰書送走了。

七 動起手來

要競賽，首先要愛護機車。

有人提議要把機車加以擦洗裝修。

司機長李永趁此機會就號召大家說：

「戰爭時期公家困難，咱們不領擦車布，自己想辦法。」

多數人贊成，少數人感到麻煩。

不過碍着老英雄的面子，還是從家裏拿出麻袋、草簾子、破布來，動手擦洗。

還有人找來磚頭瓦塊，說：

「把連桿（註一）也磨得亮亮的。」

「對！」大夥都說：「要幹就幹個徹底。」